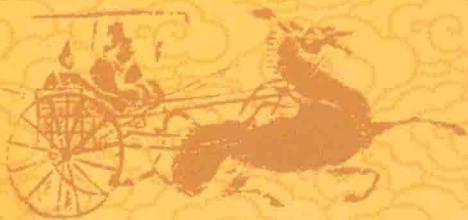


中华经典藏书

于天池 译注

聊斋志异



中华书局

聊斋志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聊斋志异/于天池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3
(2016.9重印)
(中华经典藏书)
ISBN 978-7-101-11568-0

I. 聊… II. 于… III. ①笔记小说—中国—清代②《聊斋志异》—译文③《聊斋志异》—注释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2833 号

书 名 聊斋志异
译 注 者 于天池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藏书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1/8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6001—2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568-0
定 价 27.00 元

前　言

凡选本都是选者心目中被选者及其作品的影像。

在我的心目中，小说家蒲松龄（1640—1715）活泼泼的面影是这样的：

他出生在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出生时家境败落，正赶上明清易代之际。清兵的屠杀，流民的动乱，各种自然灾害的丛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从小身体欠佳，他却长得高大魁梧，一副山东大汉的模样，大概有点儿丑，他说自己“耸肩缩项，如世钟馗”。

他才华横溢，开朗，乐观，也很执着。像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他立志通过科举考试当官建功立业，但命运没有眷顾他。从19岁考中秀才，每逢乡试他必参加，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即使有了儿孙，带着儿孙仍继续无望的努力，晚年终获得了个“安慰奖”——当了贡生。科考的失败于他是一辈子的心痛。他做梦都想“得何时化作风鸢去啊，看天边怎样”。晚年对儿孙说：“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

由于贫贱，他也向往发财，这大概同他父亲亦儒亦商的家庭背景有关。他不避讳于此，在给灶王爷的祭词中说：“倘上方见帝，幸代陈词：仓箱讨得千钟黍，从空坠万铤朱提。”

他热情好客，爱花，喜酒，说“有花有酒春常在”。

由于“少羸多病”，也由于齐鲁的文化环境，他从小坐禅信佛，喜道又爱好幻术，但这没有影响也未曾动摇他的根本——儒家思想。

他喜欢交游，曾组织“郢中诗社”，与当时诗坛盟主王渔

洋有些交往，却终因生活在穷乡僻壤，周围缺乏真正可与比肩对话的知己而苦闷，痛苦。由于是一个穷秀才，“食贫衣俭”，他感同身受底层农民的生活压力，常说：“粜谷卖丝，以办太平之税；按限比销，惧逢官怒。”

由于生活所迫，他当了一辈子私塾先生，大概从30岁左右起，一直干到70岁才撤帐归家。教师生涯隔绝了与世俗社会的沟通，让他更感到孤独寂寞，更耽于浪漫和幻想，却也在私塾的闲暇中，把充沛的救世热情，对知音的渴望，对于真善美的追求，释放到文学的天地里。

他一生杂学旁收，知识渊博，各种文学体裁都“冠绝当世”，得心擅场。他自负者有三：一是八股文，不过在当日无人赏识，后来更是随着历史的烟尘被人遗忘。二是俚曲，多是为东家祝寿之作，由于方言和俚俗，虽然为民间文学的绮丽，知者也不多。三是笔记小说《聊斋志异》，当日就不胫而走，后来更是家喻户晓，这部“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的著作，奠定了蒲松龄这个老秀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聊斋志异》把中国传统的谈狐说鬼的文化发挥到极致，可称是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

鲁迅说：“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于天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能够从中脱颖而出，除了杰出的文学天赋，我想首先在于它的独创性。

蒲松龄是把文言小说当作抒情诗来写的。《聊斋志异》中多鬼狐花妖，然而其特质和继承所在，不是六朝志怪，唐宋传奇，而是抒情诗歌，是屈原的“披萝带荔”和李贺的“牛鬼蛇神”。其中有浓郁的情感，强烈的抒情性，深层次的寄托，即清人余集所说：“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

前代志怪传奇中的主人公，多帝王将相，志士仁人，孝女

节妇，《聊斋志异》虽然也不乏孝子烈女，主人公却大多为穷书生、小负贩、农夫、走卒，乃至孩童。人物平民化，故事生活化，接地气，虽有鬼狐掺杂其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和浪漫的色彩，却无不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底层民俗依托。从某种意义上，《聊斋志异》堪称是明清时代北方农村的民俗百科全书。“说鬼说狐，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在惊心骇目之中示以平常，“实情致周匝，合乎人意中所欲出”。英人翟里斯在翻译选编《聊斋志异》时说：“《聊斋志异》增加人们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知识，同时它对于了解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是一种指南。”恰切指出了《聊斋志异》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性反映的价值所在。

《聊斋志异》与前代的志怪传奇小说不同，它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戏剧和白话小说，乃至说唱文学日趋成熟后出现，并成功地吸取了它们的营养。我们在《聊斋志异》中不难看到元代戏剧、明代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的影响，这使得《聊斋志异》在故事的编撰上，无论就内容的复杂性上抑或情节的曲折性上都超迈前代，像《胭脂》、《张诚》、《莲香》等篇已然摆脱了传统的线性结构的束缚而变得更加丰富细密，俨然是长篇小说的结构规模。《聊斋志异》的语言用的是浅显文言，其中人物对话生动跳脱，如从口出，像《翩翩》中对话：“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鸣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又顾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其描声拟音的传神，即使放在戏剧和白话小说中也毫不相让。这都是此前的文言小说所不可比拟的。

著名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李长之先生曾经对于作家和作品的选本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认为“选本的去取标准只有两个，一是文学批评的，一是文学史的”。“如果从文学批评的眼光出

发，一个选本当力求其精，所选的应该全是完整之作——至少从选的人的眼光看是如此。如果从文学史的眼光出发，一个选本当力求其代表的意义，所谓代表的意义是：代表某一作家，代表某一时代、代表某一种文学的体裁的演化之迹”。另外，他还对“只是为给青年朋友看看”的通俗的“应急的选本”谈了看法，认为“这种选本，可以文学批评为基础，而略略兼顾文学史”。“凡入选的作家，却无论如何要包括他三类作品，一是自叙传性质的，二是代表他的特殊风格的，三是撇开他本人的风格而确系最完整的艺术品的”。同时他认为，一个选本“必须有编者的详细导言，以说明他的选择的重心所在”。而归根结底，“选本不可无，但绝不能代替原作”。他主张读原著，“倘若为研究，我们就唯恐材料的不足，搜辑之不暇，而不能挑肥拣瘦。这就是选本绝不能代替原作处”。

这本《聊斋志异选》便是按照长之先生的这个指导原则选编的，至于达没达到长之先生的标准，只能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了。

于天池

2016年1月于有书有琴斋

目 录

聊斋自志	1
考城隍	13
崂山道士	20
娇娜	31
青凤	54
画皮	72
陆判	85
婴宁	108
聂小倩	138
侠女	161
莲香	177
翩翩	208
罗刹海市	224
促织	256
小谢	274
狼三则	295
小翠	301
司文郎	323
席方平	346
胭脂	368
黄英	403

聊斋自志

这是蒲松龄为《聊斋志异》写的序言。

有人写序言是在书成之前，有人写序言是在书成之后。这篇序言写于 1679 年，蒲松龄 40 岁，正是《聊斋志异》在创作过程之中却又已成规模之际。因此序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展现的《聊斋志异》的追求，体现的是蒲松龄中年的心路历程和此一阶段《聊斋志异》的创作宗旨。

这篇序言强调《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是“集腋为裘”，非一时兴起之作；却又“浮白载笔”，充满感情色彩。创作目的是“妄续《幽冥》之录”，“仅成孤愤之书”，有着现实的劝惩和明确的批判目标。创作环境是“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那既是蒲松龄当日设馆授徒环境的自然写照，又是在科场中怀才不遇，渴望知己的一种创作心态之反映。“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则直然是小说家孤独灵魂的凄厉呼喊，引人心悸。

值得深思的是，作为短篇小说集的序言，本篇开首所引述的作品模式和先贤范式不是小说和小说家，而是诗作和诗人，是屈原、李贺及其作品，并称“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这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屈原和李贺对于蒲松龄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聊斋志异》具有诗的品格，蒲松龄是以诗为小说，或者是以小说为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因此，这篇序言虽短，却是阅读《聊斋志异》的重要锁钥。

孤立地看，这篇序言也是感情浓烈，极具抒情色彩的好骈文。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①；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②。自鸣天籁^③，不择好音^④，有由然矣^⑤。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⑥；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⑦。才非干宝，雅爱搜神^⑧；情类黄州，喜人谈鬼^⑨。闻则命笔，遂以成编^⑩。久之，四方同人^⑪，又以邮筒相寄^⑫。因而物以好聚^⑬，所积累夥^⑭，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⑮；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⑯。遄飞逸兴，狂固难辞^⑰；永托旷怀，痴且不讳^⑱。展如之人^⑲，得毋向我胡卢耶^⑳？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㉑；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㉒。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㉓。

【注释】

①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意为披萝带荔的山鬼类的民间传闻引起了屈原的诗兴。披萝带荔，《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写山鬼以薜荔为衣，以女萝为带。薜荔，也叫木莲；女萝，一名“松罗”，两者均指香草。三闾氏，指屈原。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战国时楚国伟大诗人，出身贵族，曾做过三闾大夫，掌楚王族昭、屈、景三姓之事。感，感触，有所感而发。骚，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一种诗歌形式，也称“楚辞”。

②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意为李贺对于牛鬼蛇神那样的荒诞不经的事情却纳入诗歌，嗜吟成癖。

牛鬼蛇神，指虚荒诞幻的不经之事。唐杜牧《李长吉歌诗序》论其诗云：“鲸咷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长爪郎，指李贺。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中期诗人。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

③天籁：自然界的音响。《庄子·齐物论》：“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这里借指发自胸臆的诗作。

④好音：好听的声音。《诗·鲁颂·泮水》：“食我桑椹，怀我好音。”这里以之指世俗所崇尚的“正声”、“善言”。

⑤有由然：有一定的原委。以上举屈原、李贺为例，说明描写鬼神的虚荒诞幻之作，有着久远的传统和理由。

⑥松落落秋萤之火，魑(chī)魅争光：意谓自己孤寂失意，犹如一点儿微弱的萤火，而冥冥之中，精怪鬼物却争此微光。松，松龄，作者自称。落落，疏阔孤独的样子。秋萤，秋天的萤火虫。火，指秋夜飞舞的萤火虫所发出微弱的亮光，暗喻自己凄凉、卑微的处境。魑魅争光，晋裴启《语林》载：嵇康一天夜晚灯下弹琴，忽见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馀，单衣革带。嵇视之既熟，乃吹灯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这里化用其意，以魑魅与之争光，反衬作者与世俗落落寡合。魑魅，与下文“罔两”，都指精怪鬼物。

- ⑦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言自己随俗浮沉，追逐名利，受到鬼物奚落讪笑。逐逐，竞求。指逐利。《易·颐》：“虎视眈眈，其欲逐逐。”野马之尘，即浮游的尘埃。《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玄英疏：“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此以之喻污浊的现实社会。罔两见笑，为鬼物所讥笑。《南史·刘粹传》附《刘损传》：“损同郡宗人有刘伯龙者，少而贫薄。及长，历位尚书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贫窭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将营十一之方，见一鬼在傍抚掌大笑。伯龙叹曰：‘贫穷固有命，乃复为鬼所笑也。’遂止。”
- ⑧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意为我的才能虽然不及干宝，却像他一样非常喜爱搜集神怪故事。干宝，字令升，东晋文学家，“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晋书》本传）。雅，甚，颇。搜神，指像干宝一样搜集记录鬼神怪异之事。
- ⑨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意为自己的爱好如同当年贬谪黄州的苏轼，也喜欢听人讲谈鬼怪故事。黄州，指苏轼。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文学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黄州时，他每日早起即出外访客，相与纵谈，客人有无可谈者，便强使其谈鬼；如有推脱，他便说“姑妄言之”。见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⑩闻则命笔，遂以成编：意为每逢听到鬼怪故事，就提笔记录下来，于是汇编成书。成编，即成书。古代没有纸，将文字刻在竹简或木板上，用皮筋或绳子编串起来就是书。

⑪同人：志同道合之人。

⑫邮筒：这里指书信。古人邮寄书信、诗文所用的圆形管筒。

⑬以：因。好(hào)：爱好。聚：聚集。

⑭夥(huǒ)：多。

⑮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意为虽然同为国人，但是发生的事情却比荒蛮边远的地方还要奇怪。化外，教化之外。指行政管理所不及的边远地区。断发之乡，指古吴越地区，即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一带。断发，“断发文身”的省语，指剪断长发，身刺花纹，此为古吴越水乡的习俗而与中原不同。

⑯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意为眼前发生的怪事，竟比人头会飞的国度更为离奇。睫在眼前，极言其近。睫，眼睫毛。飞头之国，传说中人头会飞动的国度。《酉阳杂俎·境异》：“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将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生翼，脱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蜊之类食，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

⑰遄(chuán)飞逸兴，狂固难辞：意为当灵感超逸飞动，不敢推辞狂放不羁。遄，速。飞，飞动。逸

兴，飘逸豪放的意兴。唐王勃《滕王阁序》：“遥襟俯畅，逸兴遄飞。”狂，狂放。

⑯永托旷怀，痴且不讳：意为坚定理想追求的寄托，如痴如迷，也无须讳言。旷怀，开阔的胸怀。痴，痴迷。讳，避讳。

⑰展如：真诚的样子。《诗·鄘风·君子偕老》：“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朱熹注：“展，诚也。”

⑲胡卢：一作“卢胡”，形容笑声。

⑳然五父衢（qú）头，或涉滥听：意为在五父衢头所听到的或者是些无稽的传闻。衢，可通四方的十字路口。五父衢，衢名。《左传·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将作三军，……祖诸五父之衢。”又，《史记·孔子世家》叙述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以是孔子母讳言叔梁纥葬处，孔子母死后，无法合葬，“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五父衢在兗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五父之衢”也可能指代模糊的地方。

㉑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唐袁郊《甘泽谣·圆观》载李源与圆观和尚十分友好，圆观依据佛家因果，预知自己来生将做牧童，便约请李源在他死后十二年到杭州天竺寺相见。李源依约而往，在寺前听一牧童唱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李源便晓得牧童就是圆观的托身。后人附会此事，把杭州天竺寺后的山石指为“三生石”。诗文中往往也以“三生

石”代指因缘前定。三生，即“三世”。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即前生、今生、来生为“三生”或“三世”。前因，前生因果。因，梵语意译，这里指因缘。

②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意谓所言虽然恣意放任，也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因人废言。放纵，放任，不循常轨。概，一概，全部。

【译文】

身披香草的山鬼，引发了屈原的诗情；牛鬼蛇神样荒诞的事情，李贺却吟咏上了瘾。直抒胸臆，不合世俗，是有着传统和缘由的啊。我落寞而微贱，有如秋天的萤火虫，发出的微光却引起魑魅争抢；追名逐利，随世浮沉，引起了魍魎的讪笑。才分虽然比不上干宝，却痴迷搜集怪异之事；性情近似于苏轼，喜欢听人讲说鬼的故事。听到就写下来，于是汇编成书。久而久之，周围志同道合的人寄来了共同感兴趣的故事。由于爱好和兴趣，故事的数量积攒得越来越多，更何况内容也超出想象：虽然是周边的人物，发生的事情竟然比荒蛮之地更为奇异；事情就在眼皮底下，可怪异竟然比人头会飞的国度更加离奇。逸兴飞动，诗情大作，固然难以推辞狂放不羁；永远寄托放旷的胸怀，也不必讳言如痴如醉。那些诚实的人可能会因此见笑我吧？然而道听途说或许有不实之词；而三生石上的故事，却可以让人明白前生今世的因果。所以狂放恣睢的话有不能一概因人废言之处。

松悬弧时^①，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②，偏袒入室^③，药膏如钱^④，圆黏乳际^⑤。寤而松生，果符墨志^⑥。且也，少羸多病^⑦，长命不犹^⑧。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⑨，则萧条似钵^⑩。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⑪？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⑫；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⑬。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⑭！独是子夜荧荧^⑮，灯昏欲蕊^⑯，萧斋瑟瑟^⑰，案冷疑冰^⑱，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⑲；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⑳。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㉑，抱树无温；吊月秋虫^㉒，偎阑自热^㉓。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㉔！

康熙己未春日^㉕

【注释】

①悬弧时：出生时。悬弧，古代男子出生时的礼仪标志。《礼记·内则》：“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在门左挂一张弓，表示出生的是男孩。弧，木弓。

②先大人：死去的父亲。先，尊称已死的人。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字敏吾。病瘠瞿昙（qútán）：病瘦的和尚。瘠，瘦弱。瞿昙，梵语也译为“乔答摩”，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姓氏，原以代指释迦牟尼，后为佛的通称。这里指代僧人。

③偏袒：僧人身穿袈裟，袒露右肩，称“偏袒”。《释

氏要览·礼数》：“偏袒，天竺之仪也。……律云，偏露右肩，即肉袒也。律云，一切供养，皆偏袒，示有便于执作也。”室：卧室。

④钱：指如铜钱大小。

⑤黏（nián）：贴，黏合。

⑥寤而松生，果符墨志：言外之意是自己与僧人有些联系，甚或就是那个病弱的僧人转世。寤，睡醒。果符墨志，果然与父亲的梦相符合。墨志，中医药中的膏药一般是黑色的。

⑦羸（léi）：瘦弱。

⑧长（zhǎng）命不犹：长大之后，命不如人。不犹，不如别人。犹，若。《诗·召南·小星》：“实命不犹。”

⑨笔墨之耕耘：指为人做幕宾、塾师，以谋生计。《文选》载梁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

⑩钵：“钵多罗”的省语，梵语音译，也称“钵盂”，和尚食器，底平，口略小。和尚外出，只携一瓶一钵，沿途向人募化；瓶用来饮水，钵用来盛饭。

⑪面壁人：指僧人。《五灯会元·东土祖师·菩提达磨大师》：“当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后因以“面壁人”专指和尚。

⑫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意为由于前世的原因，自己难以得到修炼的正果。《景德传灯录》：“（梁武）帝问（达磨）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